

圖一 1950年以來殷墟刻辭甲骨出土地示意圖 作者提供



圖二 1971年小屯西地刻辭卜骨出土情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一九五〇年以來殷墟甲骨文發掘概述

劉一曼

殷墟甲骨文自一八九九年發現以來，迄今已一百一十三年了。一百多年來殷墟甲骨文已出土了十五萬片。(註一)這十多萬片甲骨文，大多屬一九二八年前小屯村民私掘出土的，考古發掘品只有三萬五千多片。農民的私掘品，多屬小片，其上的文字大多較少，而考古發掘品，大塊的和完整的較多，其上的文字也多，內容豐富，有明確的地層關係，學術價值遠在私掘品之上。由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考古發掘所獲的甲骨文早已見於著錄，出土情況及學術價值已為世人瞭解，本文只對一九五〇年以來殷墟甲骨文出土情況，作一概述。

一九五〇年以來殷墟甲骨文發掘簡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自一九五〇年秋開始，恢復了因抗日戰爭而中斷了十多年的殷墟考古工作，經六十多年的發掘，發現了豐富的遺

跡、遺物，獲甲骨文六六二九片。以下按地點簡述之。(註二)(圖一)

小屯一帶：殷墟考古發現的甲骨文，以小屯一帶出土的最多，計五九〇五片。在村中、村南、村北、村西均有發現。其中數量較多的有四次：

一、安陽隊於一九七一年在小屯西地發掘，發現卜骨二片，其中有字的十片，都是完整的、大片的牛肩胛骨，卜骨出土時放置有序，分為三組，每組分別為三、六、十二片(圖二)，有學者認

為與「卜用三骨」有關。(註三)從卜辭的字體與共存陶器等判斷，屬於康丁、武乙時代，其祭祀對象及文例較特別，與王卜辭不同，屬於非王卜辭。

二、一九七三年安陽隊在小屯南地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五三三五片。(詳見下文)

三、安陽隊於一九八九年在小屯村中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二九七片，以小片為主。

四、二〇〇二年，安陽隊再次在小屯南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二三二二片。(註四)其中基本完整的刻辭牛胛骨十多版，內容豐富。(圖三、四)

四盤磨及劉家莊北地：一九五〇年安陽隊在四盤磨進行發掘，發現一片卜骨，上有三行由數字組成的刻辭，後來張政烺先生研究，認為這種刻辭是古代的易卦。(註五)一九九五年，安陽市文物隊在劉家莊北地發掘，又發現了另一件易卦卜骨。花園莊南地與東地：安陽隊於



圖五 骨匕 2005年孝民屯南安陽鋼鐵公司11號墓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一九九一年進行發掘，分別發現刻辭甲骨五片和六八九片，以東地出的甲骨最重要。（詳見下文）

薛家莊南地和後岡：安陽隊於一九五七及一九七一年在這兩地發掘，發現了刻辭甲骨各一片，其上只一兩個字。

苗圃北地：安陽隊於一九五九、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一九七四、一九八五、二〇〇二年在該地發掘，共發現刻辭甲骨七片，均為零星出土，多屬習刻。

王裕口村南：安陽隊於二〇〇一年在該處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三片，屬於習刻。

白家墳西：安陽隊於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在此地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五片，其中一片為卜辭，內容是有關祭祀的，其餘四片均屬習刻。

孝民屯南：二〇〇五年，安陽隊在該地安陽鋼鐵公司範圍內，發掘了一座帶兩條墓道的十一號大墓，在墓中發現了一件骨匕，上有綠松石鑲嵌的骨雕文字十六個（註六），其辭為：「壬午，王迄於召壘，延田於參錄

左，左重右輕，兩字上下相配，達到新的平衡。據考古學者研究，洹北商城遺址的時代應比洹南的商代遺址略早，也就是說這片骨匕刻辭的年代應早于武丁，可能是盤庚、小辛、小乙時期。迄今，屬於武丁之前的甲骨文字出土甚少，廖若晨星。所以它的發現有重要意義。

大司空村：該遺址在洹河以東，與小屯村河相望，相距約一公里。考古所安陽隊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在該地進行過多次發掘，於一九五三年發現了兩片小卜甲，其上的文字屬習刻。一九五九年發現了兩片刻辭卜骨，其中一片的刻辭為「辛貞在衣」四字，已為甲骨學者所熟知。因其文例較特殊，過去學者多認為屬於習刻。近幾年，有的學者對大司空村這兩片卜骨的性能作研究，指出它們應屬於「子卜辭」。（註七）二〇〇四年，在大司空村東南的一四一號灰坑中，出土了一片刻辭卜骨，是牛肩胛骨之中下部，其上刻滿了千支，字中填褐色。文字分八行，右邊六行是六十千支，各行的行距與字距均



圖六 刻字骨匕拓片 殘長5.2，寬2.8公分 1999年洹北花園莊11號探方出土

（麓），隻（獲）兕，亞易（錫）□」，字體圓滑流暢，具有毛筆書寫之風韻。應是先毛筆書寫文字，然後用刻刀契刻，最後再鑲嵌綠松石而成，異常精美，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圖五）此片內容與字體與傳世的宰丰骨刻辭（《殷契佚存》五一八）相似，均記述殷王於壬午日在麥麓田獵獲得大兕，並對臣屬進行賞賜之事，估計兩片刻辭應為同時之物，均屬帝乙（或帝辛）時代。著錄所見的鑲嵌綠松石的

雕花骨匕刻辭，只有四片，均無出土地點。精美的雕花骨匕，在殷墟遺址中是不與刻辭甲骨共出的，只見於西北岡王陵區帶墓道的大墓中，是王室成員或高級貴族享用之物。所以，從孝民屯骨匕的出土，可以推測，傳世的雕骨刻辭，也應出於大墓中。

洹北花園莊：一九九九年安陽隊在洹河以北的花園莊村東（屬洹北商城範圍之內）發掘，在十一號探方的第三層中，發現了一件殘骨匕，上刻「戈亞」二字。（圖六）戈字完整，「亞」字因骨匕殘斷缺下部之橫畫。此二字形體大，筆道較粗，書風雄健。其中「戈」字，如按上木秘的銅戈，很象形。兩字的結構耐人尋味。「戈」字線條相交偏右，顯得右重左輕，而「亞」字橫、豎雙線交接偏

一九九一年進行發掘，分別發現刻辭甲骨五片和六八九片，以東地出的甲骨最重要。（詳見下文）

薛家莊南地和後岡：安陽隊於一九五七及一九七一年在這兩地發掘，發現了刻辭甲骨各一片，其上只一兩個字。

苗圃北地：安陽隊於一九五九、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一九七四、一九八五、二〇〇二年在該地發掘，共發現刻辭甲骨七片，均為零星出土，多屬習刻。

王裕口村南：安陽隊於二〇〇一年在該處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三片，屬於習刻。

白家墳西：安陽隊於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在此地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五片，其中一片為卜辭，內容是有關祭祀的，其餘四片均屬習刻。

孝民屯南：二〇〇五年，安陽隊在該地安陽鋼鐵公司範圍內，發掘了一座帶兩條墓道的十一號大墓，在墓中發現了一件骨匕，上有綠松石鑲嵌的骨雕文字十六個（註六），其辭為：「壬午，王迄於召壘，延田於參錄



圖四 30號卜骨 背面 2002年小屯村南57號灰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一九九一年進行發掘，分別發現刻辭甲骨五片和六八九片，以東地出的甲骨最重要。（詳見下文）

薛家莊南地和後岡：安陽隊於一九五七及一九七一年在這兩地發掘，發現了刻辭甲骨各一片，其上只一兩個字。

苗圃北地：安陽隊於一九五九、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一九七四、一九八五、二〇〇二年在該地發掘，共發現刻辭甲骨七片，均為零星出土，多屬習刻。

王裕口村南：安陽隊於二〇〇一年在該處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三片，屬於習刻。

白家墳西：安陽隊於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在此地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五片，其中一片為卜辭，內容是有關祭祀的，其餘四片均屬習刻。

孝民屯南：二〇〇五年，安陽隊在該地安陽鋼鐵公司範圍內，發掘了一座帶兩條墓道的十一號大墓，在墓中發現了一件骨匕，上有綠松石鑲嵌的骨雕文字十六個（註六），其辭為：「壬午，王迄於召壘，延田於參錄



圖四 30號卜骨 正面 2002年小屯村南57號灰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一九九一年進行發掘，分別發現刻辭甲骨五片和六八九片，以東地出的甲骨最重要。（詳見下文）

薛家莊南地和後岡：安陽隊於一九五七及一九七一年在這兩地發掘，發現了刻辭甲骨各一片，其上只一兩個字。

苗圃北地：安陽隊於一九五九、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一九七四、一九八五、二〇〇二年在該地發掘，共發現刻辭甲骨七片，均為零星出土，多屬習刻。

王裕口村南：安陽隊於二〇〇一年在該處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三片，屬於習刻。

白家墳西：安陽隊於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在此地發掘，發現刻辭甲骨五片，其中一片為卜辭，內容是有關祭祀的，其餘四片均屬習刻。

孝民屯南：二〇〇五年，安陽隊在該地安陽鋼鐵公司範圍內，發掘了一座帶兩條墓道的十一號大墓，在墓中發現了一件骨匕，上有綠松石鑲嵌的骨雕文字十六個（註六），其辭為：「壬午，王迄於召壘，延田於參錄



圖八 1973年小屯南地24號灰坑第一層卜骨出土情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現甲骨文最多的一次。
小屯南地甲骨除一部分出在近代擾亂層及殷代的文化層外，大多數出於殷代的灰坑中。這次發掘，共發現殷代灰坑一二三個，其中五九個出刻辭甲骨，少者每坑一片，多者數百片乃至上千片，其中出甲骨文最多的是二四號灰坑，共出刻辭卜骨一三六五片，無一片卜甲。（圖八）

二四號灰坑，口部近橢圓形，距地表○·八公尺，直徑一·八至二·七公尺，坑深○·八公尺。卜骨出土時成堆疊壓在一起，其厚度○·三至○·五公尺。卜骨堆中不見其他遺物，只在坑之底部發現少量碎陶片。大體上靠近坑口的是小片卜骨，靠下面的多是大塊的或完整的卜骨。安陽隊發掘二四號灰坑的時間是在六月中

下旬，白天赤日炎炎，而且常有雷陣雨，爲了避免卜骨遭暴曬和雨淋，發掘者在坑口上方搭了一個席棚，每天在棚內進行清理卜骨的工作。因卜骨疊壓得非常緊密，發掘者是根據它們疊壓的先後逐層清理的。每清出一層，先照相、繪圖，然後一片片編號取出。對於沒有斷裂的卜骨，不論大小，逐號包好，放於筐中。對那些保存不好斷裂成一、二十片或數十片的大塊刻辭卜骨，他們用黏貼法，具體操作是按卜骨的大小將厚的馬糞紙裁成一塊塊紙板，然後在紙板上鋪上一張麻紙，在其上刷上漿糊，將大卜骨已斷裂的骨片取下，按照它原來的位置黏在麻紙上面。這樣做頗費時間，但能保證卜骨的完整性，便於以後的黏對與修復工作。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發掘者才將二四號灰坑的卜骨全部取完。

小屯南地甲骨大多數屬康丁、武乙、文丁卜辭（武、文卜辭學術界又稱之爲「曆組卜辭」，對其時代尚有不同的看法）。少量屬於武丁和帝乙時代的卜辭。

勻，字體也較規整，應是有經驗的刻手的作品。第七行現存十個字，其右有一道彎曲的界劃與第六行的字隔開。該行字的字體較稚拙，筆道稍細，間有錯字（如庚、寅），可能是徒弟之作。第八行在左邊骨版之下部，文字橫刻，存六字。（圖七）
此片似第二期出組卜辭字體，時代相當於祖庚、祖甲時期，全版應有一三五字，現存完整的字一一一個，部分殘缺的字十三個，完全缺失的字十一個。



圖七 2號卜骨 干支表 2004年大司空村141號灰坑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甲骨文，刻六十干支的干支表，是爲備忘日曆之用，也是作爲給初學刻辭者的一個範本。在殷墟所出的刻辭甲骨中，刻干支表的甲骨較常見，從一句到六句都有發現。但大多

殘缺不全，只幾個字或數十個字，完整的六句式干支表數量少，其中文字較多的只幾片，均屬傳世品，出土地不明，大概出於小屯村一帶。此片干支表，不但文字多，且字體工整，時代較早，又是出自大司空村的考古發掘品，因而它的發現是極其珍貴的。

兩次重大的發現

一九五〇年以來，殷墟甲骨文有兩次重大的發現，下面按時間先後分述之。

一九七三年三月至八月，十至十二月，安陽隊在小屯村南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了刻辭甲骨五三三五片，其中字骨五二六〇片，字甲七五片，這是一九五〇年以後的殷墟發掘中，發

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甲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下旬的某天上午，年近六旬的小屯村民張五元到村南路邊的小溝取土，他看到黃灰土中夾雜有一些小骨片，有的骨片背面有「火號」（小屯村民稱卜骨背面的鑽、鑿、灼痕跡爲「火號」）。張五元在青年時代參加過殷墟發掘，富有經驗。知道這是卜骨，便檢將起來仔細觀察，發現其中幾片刻有文字。他把有字的小卜骨用紙包好，送到安陽考古工作隊。考古隊的同志看到這些有字的卜骨非常高興。當年的安陽隊長戴忠賢和隊員劉一曼跟隨張五元到出甲骨的現場。他們用小鏟輕輕扒開浮土，看到小溝邊和溝底還貼著不少碎卜骨，其間也雜有少量碎陶片，土色黃灰。他們判斷，這是一個灰坑遺跡，當時正值隆冬，不便發掘，便用幾車碎土將出甲骨的地點掩埋起來。



圖十二 花東3號甲骨坑第五層甲骨出土情況（已套進大木箱內）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坑呈長方形，長二公尺、寬一公尺，坑口距地表一·二公尺，坑底距地表三·七公尺。

史研究有重要意義。（註八）
一九九一年花園莊東地三號灰坑園莊東（以下簡稱花東）一百多公尺處，發掘了一座編號三號的甲骨坑。在坑口以下一·七公尺處，發現了甲骨堆積層，厚〇·八公尺。以完整的卜甲為主，它們疊壓得非常緊

密。（圖十二）甲骨出土時，一塊完整的卜甲往往斷裂成數十片或一二百片，給清理工作帶來很大困難。所以，發掘者將整坑甲骨連土裝進一個特製的大木箱內運回安陽考古工作站。以後在考古站內花了近兩個月的時間才將甲骨全部取出。
花東三號灰坑共發現甲骨一五

八三片，其中卜甲一五五八片，上有刻辭的六八四片（腹甲六六七片，背甲十七片），卜骨二五片，上有刻辭的五片，共計刻辭甲骨六八九片。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居多，特別珍貴的是完整的刻辭卜甲達三百多版。這是自一九三六年一二七號灰坑及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甲骨以後，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發現。（圖十三、十四）

花東三號灰坑，據地層關係和共存陶器的形式判斷，屬殷墟文化第一期，而從坑中卜辭的內容分析，大體上相當於武丁前期。

花東甲骨刻辭，字體大多較細小、工整、秀麗，有的字相當象形，如「首」字為人的正面圖象，描繪出人的雙目、雙耳、口和頭髮，非常逼真。「車」字勾畫出車軸、車廂、雙輪、一衡、雙輓，與考古發掘出土的馬車相像；有的「璧」字，圓圈外均勻地伸出三道短線，與殷墟墓葬中出土的牙形璧近似；「戊」字似按上柄的戊，戍身的形狀，酷似殷墟墓葬出土的有孔青銅鉞。（圖十五）這些文



圖九 416號卜骨 1973年小屯南地24號灰坑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圖十 53號卜骨 1973年小屯南地146號探方4A層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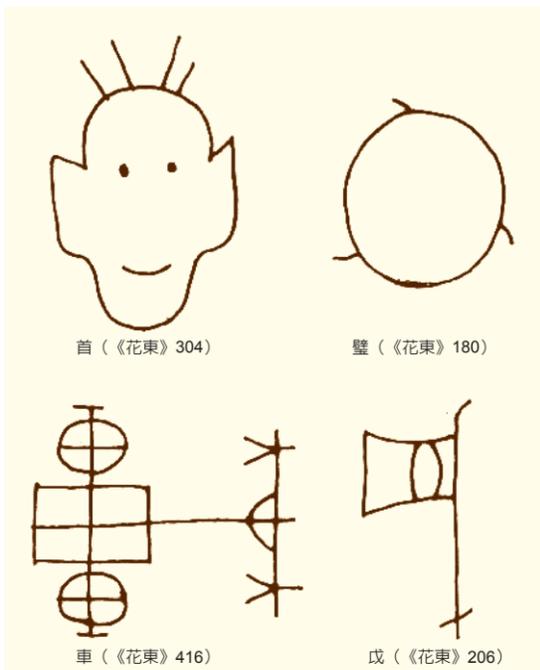


圖十一 66號卜骨 1973年小屯南地23號灰坑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小屯南地甲骨，以下骨占絕大多數，其中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達一百多版，這是前所未有的發現。（圖九）小屯南地甲骨多出於殷代的灰坑（大多數屬窖穴）與文化層中，並與陶器共存，對甲骨文的分期斷代研究有重要意義。如學術界多年爭論不休的「師組卜辭」（圖十）、「午組卜辭」、「子組卜辭」的時代問題，這次在小屯南地發現了前兩種卜辭有的出於早期的文化層與窖穴中，同出的陶器亦屬早期，據發掘者論證，小屯南地早期，相當於武丁時代。所以，小屯南地的發掘為判斷這些卜辭屬於武丁時期提供了可靠的地層依據。

小屯南地甲骨刻辭內容相當豐富，包括祭祀、田獵、征伐、農業、天象、教育、旬夕、王事等，其中有不少新的資料，如關於軍旅編制的右旅、左旅及右戌、中戌、左戌，天象方面的月又戠（即月食）（圖十一），農業方面的上田與濕田，關於手工業者的百工，關於學校的大學等，還發現一些新的人名、地名、方國名，新的字、詞等，對甲骨學和商

作賓先生制定的《千支字體五期演變表》中的字體進行對照。花東三號灰坑甲骨卜辭中的許多千支字，屬於董先生字表中的中晚期（即三至五期）字體，而花東三號灰坑的時代屬於武丁時期，出現這種「矛盾」的情況給我們以啓示：甲骨文的分期斷代應從多方面考慮，要注意區分不同的卜辭組，要研究卜辭內容，還應十分注意甲骨文出土的地層、坑位，共出陶器的形態等，將以上各項因素作綜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特別是對



圖十五 1991年花東3號甲骨坑的象形字 引自《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

時代較早的卜辭，考古學的地層、坑位是非常重要的斷代標準。

其三，花東三號灰坑甲骨刻辭新見的字、詞上百個，有不少新的文例，對甲骨學的研究很有裨益。

其四，花東三號灰坑甲骨刻辭內容豐富，對商代史及商代社會生活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穎的資料。如關於丁（商王武丁）的卜辭有二百多條，關於婦好（武丁的配偶）的卜辭有三十多條，其內容多是以往卜辭中所未見的；有關疾病的卜辭四十多

條，其中疾腹、疾心屬首次發現；甲骨文中有關玉器的記載較少，三號灰坑中所記的玉器種類有圭、璧、珮、琅、玉鳥、玉弄器等多種；有關馬的種類有索馬、新馬、新黑馬、禾馬等。此外，還有新的人名（包括貞人名）、地名、新的祭名，由於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舉。總之，花東三號灰坑甲骨刻辭對甲骨學、古文字學、商代歷史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註九）

作者任職於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字的形體，有一定的原始性，顯示出時代較早的特點。

花東三號灰坑甲骨刻辭，占卜主體不是王而是「子」（與王有血緣關係的高級貴族），全坑屬於非王卜辭。

花東甲骨刻辭具重要學術意義

其一，對非王卜辭及商代家族型態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長期以來，學術界認為殷墟卜辭都是殷王的卜辭，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大多數學者認識到殷墟卜辭中有一部分屬非

王卜辭，但還有少數學者對此持不同的看法。花東三號灰坑甲骨卜辭的出土，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非王卜辭的存在。非王卜辭的占卜主體是一些殷人家族的族長，因而這類卜辭對研究商代的家族型態至關重要。過去非王卜辭出土數量少，只一千多片，且以小片為主，而花東三號灰坑一坑就出了六八九片，並以大版的卜甲為主，內容遠較以往發現的非王卜辭要豐富。所以，花東三號灰坑甲骨卜辭的出土，必將推動非王卜辭與商代家

族型態的研究向縱深發展。

其二，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有重要意義。長期以來，甲骨學者對殷墟卜辭進行分期斷代時都採用董作賓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列舉的五期分法、十項標準，特別是用其中的稱謂、貞人、字體三項來分期，但由於殷墟所出的甲骨卜辭中小片占多數，時常缺乏稱謂與貞人，所以依據字體進行分期又是學者們最喜用的方法。一些學者在斷定某片甲骨文的時代時，常將其上的千支與董



圖十三 52號卜甲 花東3號灰坑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圖十四 113及1518號卜甲 花東3號灰坑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註釋

1. 胡厚宣的《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一文，《史學月刊》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認為殷墟甲骨文至一九八四年出土十五萬片。但也有學者說是一一五四五片。（見王宇信、楊升南主編，《甲骨學一百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頁五五。）
2. 參見劉一曼，《甲骨文的考古發掘》一文中的「一九二八至二〇〇四年殷墟考古發掘出土刻辭甲骨統計表」，《中國書法全集·甲骨文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二〇〇九，頁二二。）
3. 郭沫若，《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考古》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4. 一九八九年與二〇〇二年小屯出土的甲骨文已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
5. 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一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
6.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7. 劉忠伏等，《安陽殷墟殷代大墓及車馬坑》，引自《二〇〇五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六。
8.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二〇〇六，頁一四九；劉一曼，《論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刻辭卜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二〇一〇。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一九八三。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